



在现代文学史上,与儿童关系最为密切的作家恐怕要数丰子恺了。他甚至比叶圣陶、冰心、张天翼等举世公认的儿童文学大师更为贴近儿童的心灵世界和日常生活。早在1928年,丰子恺便在《儿女》一文中说道:“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儿童时时刻刻都在他的心里。

丰子恺的儿童漫画

丰子恺是中国第一位热情、主动地为孩子们画漫画的画家。他一生总共画了4000多幅漫画(不含教科书插图等),其中接近一半是儿童题材。其数量远在代表丰子恺漫画成就的《护生画集》之上。他生前还出版了两册以儿童漫画命名的画集:《儿童漫画》《儿童生活漫画》。其他反映儿童生活的画集还有《学生漫画》《毛笔画册》《幼幼画集》《儿童新画册》《学生新画册》《学生相》《儿童相》等,总共有10多种。

1922年,由夏丏尊介绍,丰子恺到白马湖春晖中学任图画音乐教师。在春晖时,丰子恺开始用毛笔作简笔画意画,画风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中国画家陈师曾等人影响,题材多取古诗词句、儿童生活、社会现实。这时的作品后来结集为《子恺漫画》,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漫画集。其中就有一些以儿童为题材的漫画,例如《灯前》《亡儿》《阿宝赤膊》《穿了爸爸的衣服》等,让读者看到了儿童的命运、儿童的天真等各个侧面。

1925年,俞平伯的诗集《忆》由北京朴社出版,这本诗集的内容多为回忆儿童



译《续爱的教育》,顾均正译述印度童话故事集《公平的裁判》、叶圣陶著《稻草人》等与儿童有关的图书设计封面,与儿童文学结缘更深。1931年,丰子恺还陆续为中华儿童教育社编的《儿童教育》绘制封面多幅。

丰子恺的童话

丰子恺在《博士见鬼》序言中说:“茯苓糕不但甜美,又有滋补作用,能使身体健康。画与文,最好也不但形式美丽,又有教育作用,能使精神健康……笑话闲谈,我也不喜欢光是笑笑而没有意义。”丰子恺先生的童话创作就是“茯苓糕式”的:一个故事背后藏着一个教训。《有情世界》以孩子的眼光看有生命力花草溪月,好似人间幻境;《大人国》讽刺世人的贪婪、丑恶,完全站在颠倒的角度看人世,幽默、有趣;《伍元的话》用一张5元的纸钞,刻画一段流亡史中的人情冷暖。

丰子恺曾叹到:“孩子能撤去人世间事物因果的网,看见事物本身的真相,他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他们是‘艺术’的国土的主人。”正是这样,丰子恺在许多散文中表达对儿童的向往。童话创作虽然只是他艺术生涯浩繁作品中的一部分,但这部分作品也是他“童心艺术”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丰子恺在《我与〈新儿童〉》中说:“读

过我的文章的人,看过我的儿童漫画,而没有见过我的人,大都想象我是一个年青而好玩的人……我相信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失去。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说这话时,丰子恺已经52岁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他孩童般的纯净的心。

不过,丰子恺所处的时代是“儿童文学”“童话”的概念尚未定型的时代,所以丰子恺的大量“童话”往往也就是一段有趣的故事,跟今天说的“童话”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当然,丰子恺的《小钞票历险记》《文明国》《赤心国》《有情世界》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依然是上等的童话。

丰子恺的“儿童散文”

丰子恺之所以被认为是与儿童结缘的作家,首先是因为他创作了大量杰出的儿童漫画,其次则是因为他写过一些童话和艺术故事。我在编《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的时候,又收录了一些所谓的“儿童散文”。

其实,用今天的儿童文学眼光来看,即使是那些童话和艺术故事,都很难视作真正的童话和儿童故事,更遑论这些“儿童散文”了。所以,2011年版《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收录了三本“儿童散文集”,到了2013年平装新版、2014年精装版的时候,我将三本合并成一册《儿童散文卷》。虽然只是一册,收录范围依然有过泛之嫌,凡是与“儿童”有些沾边的文字都收录进去了。或为“幼儿故事”,或为“忆儿时”,或为通俗易懂的有关民俗、动植物的随笔,或为晚年回忆的乡里旧闻。而其笔调,显然是成人的,下笔之初也明明是写给大人看的。但 these 文字,我还是收集了起来,或许我们由此可以窥见丰子恺的一颗童心,或者它们可以带我们走进丰子恺的幼年记忆里。

以较为严格的儿童文学眼光来看,丰子恺的散文勉强可以视为“儿童散文”的应该也有几篇,例如《给我的孩子们》《忆儿时》《华瞻的日记》《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等。丰子恺对童心的赞赏、爱惜,在这几篇散文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甚至在一篇名为《儿女》的文中明确说道:“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在一个作家的精神深处,将儿童与神明、星辰、艺术置于同等地位,这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曾有不少学者将弘一大师、丰子恺、苏曼殊、废名、许地山等五人视为离宗教最近的民国文人。如果再进一步在五人中找最近似的,应是丰子恺与废名。他们不仅近佛,追求文学,而且还都极富童心。但废名对童心的描绘,并没有让自己

走向“儿童文学”一路。在创作上,与儿童文学的呈现方式更近的是丰子恺。丰子恺也比废名更亲近儿童,更有为儿童创作的意识。丰子恺在自己的儿童散文里,表达对儿童的崇拜,对童心的珍赏,可谓处处皆是。

丰子恺的儿童艺术故事

新时期以来,丰子恺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是他的适合儿童阅读的艺术故事受到世人的重视。比如丰子恺的《音乐故事》和《少年美术故事》,既是12岁左右的孩子喜欢阅读的儿童故事,又是一种艺术教育。这种写法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种创举。《少年音乐故事》是丰子恺的一本普及音乐常识的名著。它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教给了小读者们许多关于音乐的知识,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出版过多个版本。海豚出版社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音乐与人生》《告音乐初步者》《回忆儿时的唱歌》等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篇目。《少年美术故事》是丰子恺的一本普及美术常识的名著,也是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教给了小读者们许多关于美术的知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民国时期的少年艺术教育适用于今天的少年儿童吗?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人性相通,艺术的真谛相通,当年丰子恺以“儿童本位”撰写的两本少年艺术教育的名著,依然适合今天的孩子们。他们照样可以在快乐的阅读中,领略到音乐和美术的美妙、神奇。

丰子恺的当下意义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儿童文学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影响,远不及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那么大。这是我感到遗憾的一个地方。

长期以来,丰子恺作为儿童文学大师的地位没有被世人发现和承认。直到10年前,儿童文学界竟然还把丰子恺的儿童艺术故事当作他最好的作品出版。像丰子恺一样被冷落、忽视、或与他们实际成就极不相称的还有凌叔华、老舍、废名、范泉、一叶等作家。现代儿童文学绝非凭空出现,以丰子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的作家,作品既根植于儿童的心灵世界,又与我国伟大的文学传统相连接,并较早地输入了“文学教育”的意识。丰子恺的童话,像《文明国》《赤心国》《明心国》等,有脱胎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味道,这种在创作上古为今用的气魄、境界,十分值得今天的儿童文学作家学习。丰子恺的许多童话、散文,在遣词造句上,既明白如话,清浅易懂,又活用典故、成语,将中国人的思想、情趣、性格、审美等,都细致入微地与字词句完美融合。这也是今天珍视丰子恺的一个理由。

■言 论

2008年底,一个雪后的冬日,我独自背包行走在布拉格小城区的石甬路上,匆匆经过伏尔塔瓦河畔的卡夫卡博物馆。日色淡薄,空气寒冽,博物馆门庭冷清,惟有院前那座知名的小便雕像仍在运作不倦。在狭仄熙攘的黄金巷,我再次走过卡夫卡写作《城堡》的第22号旧居,那是挤在巷道低矮商铺间一个不起眼的小屋,淡淡的逼仄和压抑里,似乎还隐约嗅得到《城堡》的气息。

但那时我还没有读到关于卡夫卡的那个迷人的传闻。传闻中的事件发生在卡夫卡最后的生命岁月里。在这位对于现代生活、精神之绝壁式的断落和荒漠般的虚无有着深刻体验的作家身上,传闻本身却像是一篇充满希望的美丽童话。旅居柏林的卡夫卡,有一次与爱人朵拉在斯担格列茨区的公园散步,遇到一个哭泣的小姑娘,她弄丢了玩具娃娃。卡夫卡告诉小姑娘,她的娃娃没走丢,只是跑到外面旅行去了,它还托自己给她捎了封信。他向小姑娘许诺,第二天把玩具娃娃的信带到公园。

就这样开始了这场奇妙的约会。整整三个礼拜,每一天,卡夫卡都把写好的信如约交给小姑娘。在信里,卡夫卡以玩具娃娃的语气讲述了它为什么离开,其间又经历了些什么。依照朵拉的描述,卡夫卡沉浸于这些信件

的写作,其专注程度丝毫不逊于从事文学创作。其时,卡夫卡正经受着结核病的折磨。次年6月,他因病情恶化,在奥地利一家疗养院离世。在有关卡夫卡的形象及其生活的无数带着灰暗、抑郁和孤独色彩的描述中,小女孩和玩具娃娃的故事恰似漆黑暗夜里的一点星光。尽管这一事件从未在卡夫卡的手稿资料中得到确切证明,但它却激起了人们想要探寻、还原以及在想象中描述、阐发的热情。英国传记作家尼古拉斯·默里在《卡夫卡》一书中以平实的语言提到了这一生活的小插曲。法国作家雅克琳娜·拉乌-杜瓦尔在小说体的《恋爱中的卡夫卡》里,想象性地还原了卡夫卡与小姑娘之间的相遇和对话。西班牙作家霍尔迪·塞拉·依·法布拉则以一部儿童小说《卡夫卡和旅行娃娃》,将传闻演绎成曲折迷离的动人故事。在另一些“心灵鸡汤”中,这个故事甚至被续上了子虚乌有的结局:小女孩长大后,得知事情的真相和卡夫卡的身份,她成为卡夫卡作品的忠实阅读者、研究者、推介者。

然而,面对这样的描述、想象和演绎,我们最关心的或许早已不是它的真实与否,而是在作家轶事碎片所激起的解读热情里,那个令我们感动的“故事”核心,究竟是什么?

这个核心,就是文学——以及以文学为代表之一的整个人类文化——对于孩子这样一种微小存在的深深关切。1923年的卡夫卡,怀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虚弱与绝望,走在柏林的街路上,他看见了一个孩子的眼泪。只是为了擦干她的泪水,那双写下《变形记》《城堡》手又提起笔来,开始给陌生的、不起眼的小女孩编织童话。这一刻的俯身,因其所注目和关切的那个看来如此柔弱普通的生命对象而深深打动着我们。对文学而言,这个姿态同时也充满象征的意味,它不仅仅是想要擦干一个孩子的眼泪的姿态,同时也是想要从孩子开始,来安慰这个世界和人类的悲伤哭泣的姿态。

这显然不只是属于卡夫卡的关切。在托尔斯坦、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在雨果、狄更斯那里,在鲁迅、周作人那里,我们都能读到这同一种关切的

不同书写和表达。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流泪的孩子的同情和关切,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孩子的小小悲伤看得与全世界一样重要的情感,照亮的是我们人性和文化中至为珍贵的内容,后者也是一切了不起的文学作品的精神和价值核心。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所说,“即使以后我们忙于办重要的大事,有了显赫的地位,或者陷入了某种巨大的不幸——你们也无论如何不要忘记,我们曾经……由一种美好善良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在我们爱那个可怜的小孩的时候,或许会使我们也能变成一个比目前实际的我们更好一些的人”。这样一份寄托于孩子身上的情感,或者说,这份因孩子的形象而被我们更真切地发现和体验到

的情感,是人从卑微的生活中站立起来、仰望上苍的了不起姿势的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卡夫卡的童话里得到安慰的孩子,那个在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笔下得到关切和挽救的孩子,未尝不同是对这些文学家及其写作信仰的另一种拯救。卡夫卡的轶事有两个版本的结局。第一个结局里,卡夫卡让玩具娃娃在远方结了婚,出了嫁,这样一来,它自然不便再回到主人这儿。第二个结局里,卡夫卡决定在离开柏林返回布拉格前,送给小姑娘一个新的玩具娃娃。小说《卡夫卡和旅行娃娃》把两个浪漫的结局糅合在了一起。对比卡夫卡一生的写作,我们从中看到了多么富于戏剧性的对位:《城堡》的主人公K在毫无意义的荒诞劳碌中结束了一生,至死都未能走进他被指示前往的城堡,也未能确认生存的出路和意义;它所提供的是有关现代生活的最荒凉图景之一。然而,面对一个无助地站在公园里呕吐的孩子,作家却选择为她奉上单纯的欢乐和甜蜜的希望。如果说前者让我们看到了对于荒诞世界和虚无现实的冷酷审判,那么后者则让我们看到了对于世界和生活应有之义的终极信仰和本能期望。以文学之名,你大可以

把这个愚弄你、欺辱你的世界撕成碎片,踩在脚下,但当你站在一个哭泣的孩子面前时,你仍然想要以文学特有的想象和希望的权利,交还给他一个完整的、富于美感的世界。这是文学对于童年和它所代表的人性的拯救,也是童年对于文学和它所代言的全部生活的拯救。

■短 讯

梅格·罗索夫获得2016年林格伦儿童文学奖



2016年的林格伦儿童文学奖由女作家梅格·罗索夫获得,评委会在颁奖词中称赞罗索夫的小说,“激情而富有智慧,她用闪光的语言描绘了人们如何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找寻自我与意义,她勇敢而幽默的故事独一无二,没有人不会为之动容。”

林格伦儿童文学奖又被称为“纪念阿斯特丽德·林格伦文学奖”,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奖。在儿童文学大师、有“童话外婆”之称的林格伦以94岁高龄辞世后,瑞典政府为了纪念林格伦精神,以及她为儿童文学做出的重大贡献,于2002年设立的,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颁发给一位或数位获奖人,旨在奖励全世界为繁荣儿童文学而做出贡献的作家和机构,奖金高达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05万)。林格伦奖的获奖者可以是儿童作家、插图画家、编讲故事家,以及符合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精神的阅读推广活动,比如2007年就颁发给了委内瑞拉,一个叫做“图书银行”的阅读和图书推广组织。

罗索夫1956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现定居伦敦。2004年,她第一本小说《有爱,有明天》一经出版便引如潮好评,并获《卫报》儿童小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罗索夫在一份声明中回应:“能获此殊荣,我倍感荣幸。从小,我就会模仿长袜子皮皮(林格伦笔下人物)——迫切渴望长大,有航海七海的勇敢,有举起马儿的强壮且不为世俗所牵绊。”

第三届“读友杯”全国短篇儿童文学创作大赛获奖作品揭晓

日前,由《读友·少年文学》半月刊与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三届“读友杯”全国短篇儿童文学创作大赛结果揭晓。

该活动于2015年6月启动,分“小学教师组”和“儿童文学作家组”两个组别,面向全国儿童文学写作者征稿。截至2016年元旦,共收到参赛作品3200余篇。经过严格的初审、复审、终审,最终由16篇小说分获金、银、铜奖,另有40篇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其中,《厕所里面量身高》(郭姜燕)、《亲爱的伪装者》(张其平)、《长发飘飘》(徐光梅),以及《可咪丢了》(两色风景)、《金蟾茶宠》(肖定丽)、《上学路上手拉手》(谢倩霓)6篇小说

分别获得“教师组”和“作家组”金银奖。

本届大赛不仅参赛作品题材丰富,而且稿件整体质量也较往届有显著提升,涌现出了一些题旨深邃、感人肺腑的短篇佳作。多篇优秀作品,在致力于新的艺术探索的同时,昭示了当下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创作的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

“读友杯”全国短篇儿童小说创作大赛每两年一届,至今已成功举办3届。该项赛事不仅面向专业儿童文学作家、普通文学爱好者,更专设“教师组”,将有志于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小学教师纳入重点征稿范畴,为他们搭建写作成长的平台。

(金文)

第五届张之路儿童文学励志奖颁奖典礼举行

近日,第五届“张之路儿童文学励志奖”颁奖典礼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张之路,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儿童文学评论家、出版人孙建江,纽约大学专业学院媒体学教授孙晴峰,浙师大儿童文学学者方卫平、蒋风、韦苇、周晓波、钱淑英、常立、胡丽娜、赵霞等出席典礼。

方卫平在致词中回忆了张之路儿童文学励志奖学金设立缘起,对张之路慷慨捐资的温暖行为表达感谢,并对获奖同学表示祝贺。张

之路在致词中表示,希望奖学金能成为同学们在儿童文学学习路上的一点动力,让同学们感受到有一位长辈一直在关注他们的成长。张之路向获奖同学颁发了证书与奖金。

据悉,2011年,在张之路的资助下,浙师大正式设立“张之路儿童文学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在儿童文学学习、研究、创作或社会服务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研究生。张之路表示,他会一如既往地关注浙师大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颁奖典礼上,张之路受聘成为浙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兼职教授。

(卢科利)

卡夫卡与小女孩

□赵霞

■童心世界



儿童文学评论
·第398期·